

紛紛訪探外海：慰慶劉

海外採訪績粉

劉震慰

小記者感舊錄終篇

五十四年春，臺灣新生報社任我為採訪組副

主任。緊接着，六月十二日下午，美國新聞處專員華納打電話來，說要來看我，我對於這位陌生人的提議正在作種種猜測，他已經進了我的辦公室。

華納帶着神秘的笑容，遞給我一封信。原來竟然是美國駐華大使賴特代表美國政府所寫的邀請函。歡迎我去美國訪問六十天。

從七月初忙起，到九月底才辦好一切手續，內子兼蘋婚後辭去了民航公司的工作，剛好還有買減價票的資格，於是我們就一道出去旅行。

蔣部長檀島之行

在東京盤桓了兩天，然後到了夏威夷，正好

遇上國防部長蔣經國（現行政院副院長）應邀來美訪問。當時中央社並沒有在檀島派駐記者，這正是為報館搶獨家的好機會，於是忍痛向「預算」

「汽車出租公司租了一部小轎車，開到機場去迎接蔣部長。當蔣部長發現臺北的記者在跟着他跑

時，也覺得很意外。

檀島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早歲求學的地方，是國民革命的搖籃。當地僑胞知道蔣部長要來訪問，都興奮得不得了，把蔣部長訪問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之外的時間全部佔用。

蔣部長訪問了中國國民黨檀島總支部、中華會館，晚間又參加了全體僑胞在和發酒店舉行的歡宴。

在宴會中，蔣部長舉起放在他面前的一杯清

水，向所有僑胞致意。他說：「我現在以水代酒

香山是當年國父領導中國革命的發源地。」

蔣部長一句「飲水思源」，激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接着，他又說：「今天，我們奮鬥的目標，

與當年國父領導革命時完全相同。我們要爭自由，爭平等，維護歷史文化，拯救大陸同胞。我

們反共復國的大業，一定能和國父推翻滿清一

渴。

蔣部長在答覆詢問的時候，說了一句話，這

蔣部長的話又引起了熱烈的掌聲。一位九十多歲的僑胞聽了蔣部長的話，不由得說：「他和國父當年一樣，有感動人的力量。」

隨後，我又在華府雙橡園的草地上，參加了蔣部長接待美國新聞同業的記者會。到會的，除了我之外，都是美國新聞界的精華，各大通訊社、報社及廣播電視的臺柱。他們都有十幾乃至幾十年的採訪經驗，大多數都已兩鬢斑白，有的甚至戴着助聽器，注意傾聽蔣部長所說的每一個字。

與會的人，圍坐在一棵大樹下，把杯歡談。蔣部長也拖過一把鋁質的拆椅坐下來，一位美國的老記者知道那種椅子坐着並不舒適，特意搬了一把大藤椅去堅請他換一換。

大家坐定之後，蔣部長沒什麼聲明，而要大家提問題。那時候，美國人民正注意着共匪的核子裝置，想除惡務盡，但是又怕捲入戰爭的漩

句話成爲第二天美國各大報「作文比賽」中，所

中

有文章的引言。

他說：「我們反攻大陸的時候，所希望美國朋友的，只是物質、裝備和美國人民的正義感。」

一位美國記者天真地追問：「部長先生，中國應該最遲到什麼時候去毀滅中共的核子裝備？」

這一問題，必然是許多美國人想知道的，但卻涉及高度機密，令人難以回答。在場的人都屏息靜氣，看蔣部長將如何處理。

蔣部長回過頭去望着發問者，笑着說：「我相信提這個問題的先生，內心裏早已有了答案。是罷？」

在場的人一陣大笑，好像是佛祖拈花一笑，大家都很會心了。起碼對蔣部長的機智已經會心了。

蔣廷黻逝世前一晤

在華府，美國國務院爲我們安排了訪美行程

，第一站來到紐約。

我早就聽說我國的外交家蔣廷黻博士得了胃癌，情況不太好，因而一到紐約，就打電話到Olcott旅館一一號房間，想徵得他的同意去拜望他。

是蔣博士夫人接的電話。她說蔣博士原本是不願見客的，那天特別破例。

蔣博士住一個有兩間屋子的套房裏，外間是客廳，茶几上堆着書和兩盒他慣抽的雪茄。其

他的，完全是旅館裏原有的陳設。

我被讓進他的臥室，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

下來。蔣博士微笑着，從被窩裏面伸出了手，和我相握。他的手軟弱無力。

蔣博士笑了，閉上眼睛，喉嚨哽動了一下，停了約兩三分鐘，臉上的表情，顯示出他正在忍受又一次冒痛的襲擊。又過了一下，才說：

「我相信今年我們在聯合國裏會得勝……」

蔣博士的聲音細微，但是湖南鄉音却更顯得重濁。他利用喘息時呼出的那一絲氣流來說話，只有頭幾個字能發聲，末後的句子，只見他的嘴唇在動，却無法聽辨。

當年在聯合國中，申張正義、雄辯滔滔的他，仍滿懷着一臉的熱忱，希望別人能接受他的見解，但是，他已喪失了表達能力。

他說上幾句，聲音降低了，混濁了，於是又痛苦地閉上眼睛，繩緊眉頭，好像已沉沉入睡。沉靜幾分鐘之後，他又忽然睜開眼睛，接着說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不忍心再發問，只是俯首床前，虔敬地聽他吐出的每一個字。

在我的錄音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他沉重的呼吸聲。當他在這種和生命掙扎的危急時期中，腦海中充塞的，仍是國家的前途和自己尚未了的責任。

當我自蔣博士榻前辭出時，見蔣博士夫人正

轉過身，揩拭着眼淚，但她佇立在蔣博士榻前時，却是滿臉安祥的笑容。

他倆對於蔣博士的病情，心中雪亮，但是仍

要彼此隱瞞，強做歡顏。

在客廳裏，蔣博士夫人壓低了聲音對我說：蔣博士自從由聯大常任代表調駐美大使之時，即在掉磅，平均每年減輕十磅。可惜那時蔣博士因

爲公務正忙，只當作是忙出來的毛病，也沒有及早去延醫詳細檢查。

直到一年前，他的胃口變壞了，每天只吃點稀飯、豆腐乳，體重也急速下降，以致蔣博士夫人不得不把磅秤托故收起來，免得他看見難過。

蔣博士夫人說：「他原有二百五十磅，後來露給蔣博士夫人：蔣大使得的是末期肝癌，癌細胞已經竄到很多地方，引起周身的瘤腫。醫院裏能爲他做的，只是刺激起蔣博士的食慾，讓他有充份的營養，動用本身的潛能和癌細胞作戰。藥物和手術，都已幫不上忙了。」

由於醫院費用太貴，蔣博士遷入旅館養病，每天服用五種藥品，醫生每周來看他兩三次，爲他注射些針藥，說幾句安慰的話。

蔣博士辭去大使之後，廚子也辭去了他，在紐約開了餐館。每天的飲食，都由夫人親自料理。蔣博士夫人說：「他只在每天早晨吃得比較多一點，有牛奶、鷄蛋、麥片、罐頭果醬或小菜，他午晚兩餐，都吃得極少。」

每當有朋友來訪時，蔣博士夫人就委託朋友代她照料一下，自己到旅館鄰近買些罐頭食品備用。

在那之前，蔣總統夫人訪美的時候，曾要用

專機送他倆回國，可是醫師們認為，蔣博士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容許作這樣的長途飛行。

我曾經幾次採訪過蔣大使，在他那濃郁的雪茄煙霧中聽他縱談天下大事，每次都得到些興奮鼓舞的資料。但是，這一次却難受已極。

當我離開旅館，上了落滿楓葉，寒意襲人的街上，腦海裏又清晰地浮現了蔣博士在痛苦襲擊時，掙扎着講話的神情。雖然他的表達能力已經接近於零。但他為正義的雄辯，餘音仍留在聯合國大會場裏，每一個愛自由者的心中。

我在五十四年十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去拜訪蔣大使，九日，蔣博士與世長辭。

這位偉大的外交鬥士，癌細胞喰得他臉上的肌肉在痛苦地痙攣，但直到他殞落，他一直保持著微笑，他明知自己患的是絕症，但却表示自己充滿了希望和信心，以期減少他太太因他的痛苦而痛苦。蔣博士夫人說：「他愈是這樣做，也就愈令我難過。」

成為榮譽德州佬

當我們南下到美國、墨西哥邊境艾爾帕索市時，市長威爾遜特別接見，並在NBC、ABC、CBS諸家電視公司的攝影記者拍照之下，贈

給黛蘋和我每人一張榮譽市民證，真沒有想到我們會成為榮譽德州佬，詹森總統的同鄉。

美國人的確是長於表達友誼，只可惜他們對我國的認識並不清楚，記得一位美國教授曾對我們說：「中共在某些方面也有點進步？」我們問他：「何以見得？」他做出一付很了解中國問題的樣

子說：「在中共統治下，女人們已經不綁小腳了。」

。」

當我們告訴他，國父革命成功，在五十多年以前，中國政府就早已禁止了這項陋俗。他才作恍然狀：「哦！原來這並不是他們的成績。」

這一路的訪問，我們每到一處，都趁機發掘美國人對我國的誤解之處，並且盡量的解答。每一次美國新聞同業的訪問，我們都把握着機會，作了詳盡、正確的報導。

在一連串緊密的訪問日程中，我們也獲得了

三天的清閒，從高華德的家鄉鳳凰城，租了一部大轎車，開到大峽谷去玩，負責接待我們的官員說：「多好的蜜月旅行。」

。」

我們也拜訪了很多老朋友，如像黃錦夫婦、

杜鈴夫婦、和我的大姨子蔡文全家，他們在學業和事業上都極有成就，是我們儲存在海外的寶藏之一。返國途中，我們在巴黎、羅馬、貝魯特、曼谷，都憑着導遊指南，參觀了好些名勝。我們操作夾生的法語，在巴黎乘坐地下道而毫未走錯，也真是奇蹟。

編輯報告

編者

△一代梟雄袁世凱傳，所記者係自袁世凱之出生，就學，遊手好閑，以至其投軍，入韓，終至成爲遜清駐韓最高官員，出入宮禁，參與秘勿，儼然監國的朝鮮第一位權力人物。這一段重要史實，歷來名家筆記尙未有全貌之報導。近代史權威蔣廷黻博士即且公開表示對此極有興趣，願異日有暇加以研究，由而可見其價值。蔣博士如今已歸道山，而章君毅先生以生動之筆法描寫袁世凱在韓歷史，宜其能獲得讀者之重視。本期又起高潮，且全文將近結束，幸讀者注意及之。

△許多不明瞭司法界情況的人士，常常根據一些傳聞和不實的報導便說：「司法界如何如何，某某法官的操守又如何如何。」實則司法界確有不少鐵面無私，公正嚴明操守廉潔的法官，已故最高法院檢察長趙琛便是其中之一，讀者諸君請看程德受教授所撰「趙琛先生二、三事」便知編者所言的不虛了。

△本誌上期刊出「二百五十歲老人現身說法，你怎樣活到二百五十歲」一文以後，極受讀者重視，許多讀者迫不及待的在電話中詢問編者關於李青雲的養生之道，並且希本期提前出刊，以便研讀，爲答謝讀者的愛護，本期特商請王成聖先生將李青雲向楊森將軍所談的養生之道詳細錄出，李老者的養生秘訣簡易可行，頗富哲理，希望有志之士不妨作爲却病延年，健康長壽的參考。

△爲紀念元老記者愛國詩人于右任先生逝世五週年，本期特刊出于衡先生「于右老晚年的故事」以及樂恕人先生「卅載親懷右老」兩文，敬請讀者注意。

△劉健羣先生：三「國」漫談續稿未到，暫停，敬請讀者諒諒。